

冯苓植◎著

震撼崛起

读史随笔

成吉思汗及其

下

英武儿孙

三分野史，七分正史，十分历史。

外史称，一代天骄率领马背民族震撼崛起，不但打通了欧亚大陆，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元史演绎系列

李治安 主编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元史演绎系列

李治安 主编

冯苓植
著

震撼崛起

读史随笔

成吉思汗及其

下

英武儿孙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冯苓植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5.12
(元史演绎系列)
ISBN 978-7-5555-0632-4

I. ①震…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2256号

元史演绎系列

主 编：李治安

副主编：包明德 苏那嘎

民俗顾问：托 娅

蒙语顾问：巴拉吉

史学顾问：阿拉腾巴根

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

作 者 冯苓植

总 策 划 苏那嘎

责任编辑 董美鲜

责任校对 张 旭

装帧设计 晓 乔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60千

印 张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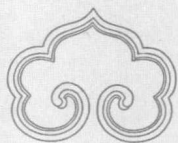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632-4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目录

第一辑

- 忽必烈驻马长江之艰难抉择 002
阿里不哥执掌汗廷之图谋不轨 011

第二辑

- 察朮与忽必烈之南北遥相呼应 020
忽必烈“海纳百川”之潜行北返 026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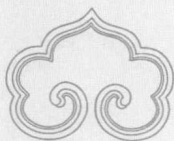
- 兄弟对峙，心照不宣均为谋汗位 034
中华开统，忽必烈在开平新都率先称汗 040
两汗对决首战秦陇地 048
新任“大哈敦”之坐镇新都 059
攻陷汗都，忽必烈草原也称雄 064

第四辑

- 返开平，任人唯贤组中枢 074
重农桑，彻底由“武功”向“文治”转型 077
兴儒学与王文统之理财赋 084

第五辑

- 阿里不哥死灰复燃地再次角逐汗权 090
李璫之乱所造成的历史倒退 096
历史分水岭前乍现的“罢黜世侯” 104



目录

第六辑

- | | |
|------------------|-----|
| 阿里不哥走投无路之前来归降 | 114 |
| 郝经失踪之谜与忽必烈之备战大一统 | 125 |
| 圣僧八思巴之抚治西藏 | 131 |
| 行汉法之立太子与册封皇后 | 136 |

第七辑

- | | |
|------------------|-----|
| 忽必烈之从容部署与南宋之风雨飘零 | 144 |
| 腐败，终使南宋小朝廷“寿终正寝” | 155 |
| 再创历史之辉煌与阿合马之坐大 | 162 |

第八辑

- | | |
|------------------|-----|
| 忽必烈和儒臣之渐行渐远与殃及后宫 | 172 |
| 察苾之死与阿合马之位极人臣 | 179 |

第九辑

- | | |
|------------------|-----|
| 权奸之暴毙与文天祥之大义凛然 | 190 |
| 忽必烈的壮怀激烈与太子的英年早逝 | 200 |

第十辑

- | | |
|---------------|-----|
| 自觉走下神坛的“千古一帝” | 208 |
| 最后的亮相与精彩的谢幕 | 214 |

跋

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必要的历史回顾

赵文婧



第一辑

【本辑提要】蒙哥大汗意外猝死在钓鱼城，突然终结了一代英雄的征服梦。大元王朝仍是显得那么遥远，因为汗位的空悬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汗权之争。但更可悲的是，蒙哥大汗生前并未钦定汗位继承人，似早已隐伏下“兄弟阋墙”与“手足相残”之必然。此时的阿里不哥不但身为“监国”且又享有“幼子守灶”权，同时还广受守旧的宗亲贵胄的拥戴。再反观忽必烈，他不仅未占上述任何优势，反而远离草原母地，仍金戈铁马地战斗在长江边，并且绝不容失败，只要稍有疏忽便会成为皇族的“替罪羔羊”。北返难归，求胜难速，两眼茫茫，路在何方？而此时的阿里不哥却急欲抢登汗位，竟置民族大义与手足亲情而不顾，反倒为他暗布罗网……



忽必烈驻马长江之艰难抉择

1259年七月，“也客蒙古兀鲁思”之第四任大汗蒙哥猝死于四川钓鱼城。

史称，他是犯了“万乘之尊，不宜轻动”之大忌，乃“张千金之弩，为鼯鼠而发”。究其原因，皆因“不改陈规、不思变通、逞匹夫之勇”所造成。众所周知，古代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所以蒙哥大汗第二次西征中的战功也似乎连带被后人遗忘了。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的猝死，暂时延缓了腐败不堪的南宋政权覆灭的时间。

而忽必烈的处境更是进退两难……

须知，在此之前他的“仁治后方”就曾引起颇多的怀疑，有人竟推测这是忽必烈“蓄意拖延时间，以观川蜀用兵进展”。其实，这均是阿里不哥等唯恐他再次“坐大”背后之恶意中伤。试想，忽必烈刚刚受命统率东路大军，难道不加整顿调配就能立即再次去冲锋陷阵吗？况且，襄樊历来易守难攻，塔察儿已经失败过一次，难道会重蹈覆辙吗？再加上战略重心已选定长江对岸之鄂州（今湖北武汉），难道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不需要时间吗？更何况，其时正处于炎热酷暑之季，难道非要逼喜寒恶暑的蒙古铁骑冒烈日之晒烤去逞一时之快吗？问题多了！比如还有重振

军威、安定民心、筹措粮秣（史载，仅为此就从“济南调运盐数百万斤，散于军队所经州郡，换取粮食”）等，而解决哪一个问题不需时间？有史可考，即使在蒙哥大汗猝死前，由于阿里不哥从中“告鸟状”，忽必烈已身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了。

眼望长江滚滚东流水，似也只能仰天长叹……

还必须提到的是，早在庶弟末哥报讯之前，由于钓鱼城历时近半年久攻不下，西线已传来蒙哥大汗“染疾”甚至“不测”等种种流言蜚语。为此，忽必烈也曾急忙与连襟霸突鲁商议，并曾说：“我们率领了多得像蚂蚁和蝗虫般的大军来到这里，怎么能因为谣传便无所作为地回去呢？”（见《史集》）霸突鲁“心领神会”，遂决定“全军继续南下”。忽必烈自己坐镇“殿后”，又派遣蒙古八鲁拉思部亲信为先锋，“捕杀了南宋军的哨兵，以防他们把蒙哥大汗猝死的流言传播出去”。可见长江边上已不仅仅是战事，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博弈”。

没有胜利便没有发言权，随之便是捷报频传——

1259年八月，忽必烈率大军渡过淮河。二十日，攻入大散关，南宋戍军纷纷溃退。二十一日，进抵黄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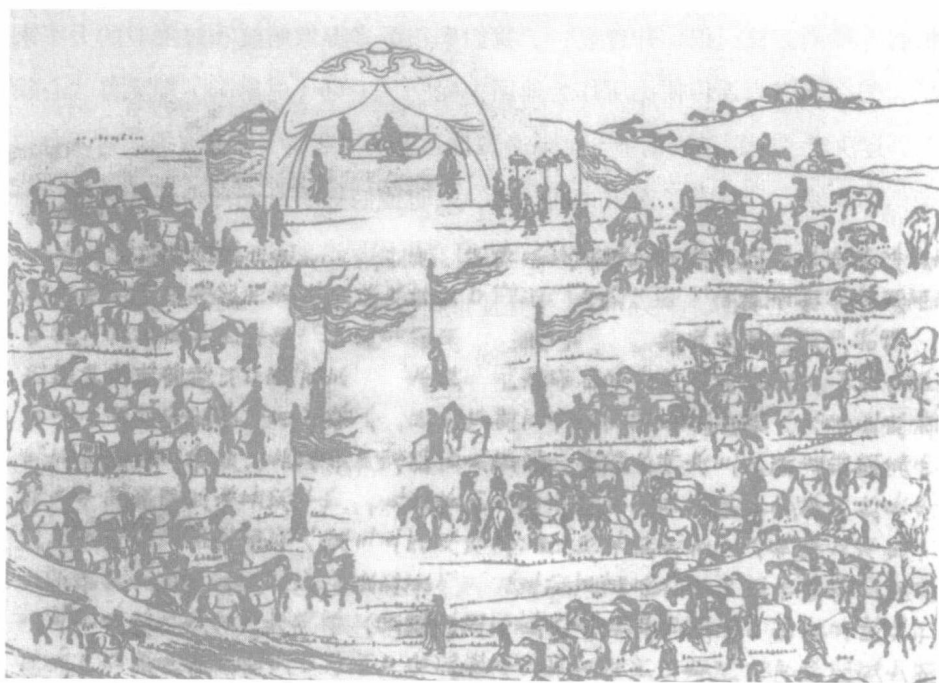
1259年八月中，千户董文炳、刘思敬率部攻克南宋光山县。县城欲效钓鱼城，“已移所于台山寨上”。刘思敬登城被流矢所伤，故忽必烈派廉希宪前来助董文炳着重于“劝说”，光山县终降。

1259年八月中旬，汉世侯张柔也奉命正在攻南宋五关之首——虎头关。其子张宏彦与宋军激战于沙窝，败之，攻陷虎头关。

1259年八月中旬，另一路汉世侯严忠济、严忠嗣兄弟渡淮以后，率军出挂车岭，与宋军激战三昼夜，杀获甚丰，进抵蕲州（今湖北蕲春）。

1259年八月底，忽必烈麾下的东路大军，已经全部突破南宋的淮西防线，直逼长江北岸。

1259年九月一日，正当忽必烈准备渡江攻鄂时，庶弟末哥派人传来了明确无误之蒙哥大汗猝死的消息，并请他“火速北归以定国家大计”！前面提过，末哥之母又是忽必烈之乳母，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他的报讯已证实大汗猝死确凿无疑，故



忽必烈的大帐幕

“装聋作哑”似再无余地了。

噩耗果然迅速传开，军心顿时大乱……

综合中外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从九月一日到九月二日的这两天，可称为忽必烈做出人生抉择最艰难的两天。文臣武将纷纷进入帅帐争相进谏，甚至当着忽必烈之面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主张从皇庶弟末哥之议，应“火速北归以定国家大计”；有的则主张决不能“自投罗网”，当“先图中原再作他日谋”！在文臣武将的激辩声中，忽必烈却顿失往日的从容大度，竟罕见地拂袖走出帅帐，远远站立于江岸之上，再一次久久凝视着“滚滚长江东逝水”。

无人再敢轻易去打扰，只剩下个英雄孤寂的背影……

也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还多亏赵璧从漠南开平王城传驿报前来。有外史载，此次赵璧疾驰数昼夜，却仅带来察苾王妃的只言片语。众皆以为此番轻易打扰必遭训斥，谁料忽必烈展阅后竟意外地纵声大笑，再不犹疑，旋即重归帅帐。事后群儒也曾问过赵璧是何锦囊妙计，赵璧回答：“王妃仅曰，当用蒙古心思之……”有些儒僚似仍大惑不解。须知，这位王妃自十七岁嫁到藩邸后，不仅助宗王“纳儒习儒”，而且近二十年来也深得“儒学要义”，日渐成为在中原推行“汉法治汉”的领军人物。此次她受命坐镇后方开平王城，北络汗廷、南控燕京、直连前沿，其才智似早已超越华夏历朝历代的“贤后”。难怪王鹗、许衡、窦默等前朝状元、一代大儒、理学名家在忽必烈远征大理时，均能在金莲川团结在她的周围视之为“主心骨”。而奇怪的是，她今日为何竟只字不提历朝典故，反而一反常态仅示意宗王“当用蒙古心思之”！

莫非神鹿的化身又在展示其神奇之处……

果然，忽必烈重回帅帐之后，除一脸凝重之外，两目尽显难掩之悲愤之情，再不遮不掩，当即通令东路大军全体将士为蒙哥大汗志哀。战马悲嘶、旌旗低垂，成千上万的蒙古铁骑陷入了一片惘然和悲痛之中。但当有蒙将也有人又在建议“立即北归”时，忽必烈却厉声回之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声音回荡于千军万马之间，意思是说：大汗虽去，汗命犹在！作为圣祖子孙，岂能够就这样蒙受



屈辱，无功而返？（见《元史·世祖本纪》）但是进是退，何去何从，似仍在他心灵深处激烈地相互冲撞着。据外史载，这时多亏有霸突鲁赶来与他促膝长谈，而现在也唯有这位带有连襟关系的木华黎之孙才敢于“冒犯”。果然他一见到忽必烈就开门见山直指察必来函说：“王妃所见，愧煞吾辈蒙古男儿！‘当用蒙古心思之’，在此噩耗传来之际确有振聋发聩之功。我‘也客蒙古兀鲁思’自圣祖以来唯崇英雄，而前贵由大汗也确因有过失败最终导致窝阔台家系汗位不保。再看此次大汗空国而出灭宋，东西两路均由大汗兄弟亲率，剩下南路还是由家臣勋将统领。如今大汗于西路猝死，南路军尚在苦战未卜吉凶，如宗王再无功而返急欲北上，请试想我草原母地将如何看待宗王与拖雷家系？恕未将直言，到时恐怕不仅是一两小儿作乱，而是引发诸王争霸导致圣祖基业之分崩离析！王妃所言切中要害，当以蒙古心决断之！不与小儿争一时长短，当以胜利论长久英雄！”

忽必烈果不愧如史载：度量弘广，海纳百川……

次日，即尽将随征诸王与众将召集于帅台之前，展示了他慷慨激昂的另一面。首先，他出人意料地历数起蒙哥大汗的种种丰功伟绩，称其为攻无不克的伟大征服者，战无不胜的圣祖皇嫡孙，圣明无比的蒙古大汗，卓越超群的中原君主！随之，更进而道出蒙哥大汗率军是如何过关斩将，如何攻城拔寨，如何用兵如神，如何所向披靡，如何荡平川蜀……使听者莫不为自己大汗引以为荣，莫不以自己身为蒙古骁将而深感骄傲。而在此时，这位东路军最高统帅却话锋蓦地一转，突然声泪俱下地沉痛宣布：“然而，天不假年！深受万众敬仰之无敌大汗，却为续写圣祖伟大征服事业之辉煌，英勇无畏，积劳成疾，最终竟病逝于烈马雕鞍之上，然阴魂不散，临死尚吓死敌将数员！谁料‘南家思’竟无耻敢称之为胜，此真乃对我大汗之亵渎，对我大蒙古之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本王不日将率师跨江南征雪耻，凡有血性之蒙古男儿当应奋勇当先，争报此仇！”此言颇具蛊惑性！瞬间便又出其不意地将蒙哥大汗“奉若神明”，不仅威镇住了东道蒙古诸王，而且也凝聚了众蒙将骁勇的野性战斗力。

汉臣儒士们受冷落了，竟远远被排除在外……

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军帐里，群儒们纷纷前来探视累趴下了的驿使赵璧。询问焦点均为：王妃除了那半句话，到底还说了些什么？为何能促使忽必烈宗王一夜间竟有如此巨大的转变？但也有一部分谋臣早看出其中端倪，似甘愿受此冷落“乐观其成”，曾与忽必烈同甘共苦的郝经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别看他与赵璧同为晋人，但发展方向却大为不同。忽必烈似早已培养赵璧向能臣干将发展，而郝经却似乎渐渐取代姚枢成了帅帐的首席谋臣。闻群儒发问，郝经已摇扇代赵璧答曰：“吾主是何等天纵聪慧，有贤妃半句话足矣，况且又有勋贵霸突鲁将军作彻夜长谈，则更显吾主超凡之远见卓识。果然，今日才有了此骇世惊人之举！不计前嫌，甘受屈辱，竟出人意料地仍高扬大汗旗号，尽颂大汗伟绩！将大汗重新奉若神灵，其意蕴深远，更显吾主之胆略与魄力，若再能渡江接回南路之兀合良台老师，迎来皇庶弟所率之师，则天下大事即已初步可定矣！汗廷之事当由蒙古人决断，吾等应静候王令，姑且‘袖手旁观’！慧哉，王妃！壮哉，大王！”群儒皆若有所悟，遂均待“吾主”再施其雄才大略。

志哀仅两日，忽必烈就把复仇的烈焰引向了长江北岸……

1259年九月三日，这位皇太弟便高扬着蒙哥大汗的旗号，亲自登上了北岸的制高点香炉山，依瞰大江，遥望南岸。虽早探知南宋方面“陈兵十万，列舟两千”，但现再登高一望，果见得对方“筑堡于岸，水陆戒备，以大船扼江渡，扬战帆确有横截江面之势”。长江自古便被称为“天堑”，江面开阔，风急浪大，无兵防守尚且难越，何况大船锁江戒备森严！如若忽必烈只空喊复仇口号而逞一时匹夫之勇，那必然等于驱成千上万蒙古铁骑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在忽必烈乃马背民族又一代杰出的统帅，在这八个多月的备战时间里早做好了跨江围鄂的充分准备。他不仅调来了“深谙水战”的汉世侯张荣、水军万户解诚和部将朱国宝，而且早已命董文炳与董文忠兄弟操练和组建了水师精锐。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早已做到心中有数，马背民族就是要大展水战的功夫！

夜色茫茫，滔滔江水尽隐没于一片黑暗之中……

此时，忽必烈方走下香炉山峰顶，回到帅帐之中果断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次



日凌晨开始渡江！当夜，尚命蒙将木鲁花赤、汉臣张文谦专门负责“组织准备船只桨楫”，并事先部署将士们趁夜色奇袭，“夺取南宋两艘大船”。指挥若定，尽显统帅风采。

却谁料！天有不测风云……

1259年九月四日，乃忽必烈下令渡江之日。时至黎明，不仅风雨交加，而且天色晦暗，真可谓“烟雨锁大江”，唯可闻“风呼浪啸、江水拍岸”。史载，“诸将均以为不可为渡，忽必烈却不予理睬”。唯董文炳主动请战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心死守，不夺之气不可，臣请尝之！”忽必烈脸色阴转晴。史书又有详尽描述：“忽必烈以为然，亲自拨于敢死之士近百，大型战舰一艘，尚亲手为勇士们挑选甲冑！”众文臣武将一旁静观莫不动容，士气遂为之大振。随之，忽必烈又现身江边，“严令诸将扬旗击鼓，分三路一起进发”！恰在此时，天气放晴。史又载，“蒙古大军竞相争渡，董家兄弟率敢死之士冲在最前，鼙鼓棹急趋，疾呼奋进，二百艘战船直抵南岸”，由此可见，忽必烈显然是做了周密的安排。这么大的阵式，这么多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足可见他是一位既胸怀雄才大略又思维缜密的军事天才。

不仅于此，尚有史实与蒙哥大汗形成鲜明对比……

1259年九月四日，就在董文炳兄弟率先登上长江南岸的同时，忽必烈却留在北岸，为转移敌方的注意力，还同时在指挥着另一场歼敌的规模宏大的水战。史称“深谙水战”的汉世侯张荣“严遵忽必烈之号令”，以小船突袭南宋北岸守军，“缴获大船二十艘，俘虏水军二百名，并斩杀宋军将领吕文信”。而水军万户解诚奉忽必烈之命，也尽率精锐于“大江中流”和南宋水师决战，更是“前后十七战，夺敌舰千艘，毙敌甚众”。而此时忽必烈正驻马香炉山顶峰，俯瞰江面，挥斥方遒，见南宋水师溃败，遂指点蒙古铁骑纷纷渡江。百年江防，一日而破，金戈铁马如钢铁洪流般涌向江南。

正面突破长江，这在蒙古战争史上尚属首次……

1259年九月四日下午，远眺长江南岸，渡江前锋张宏（另一张姓名将，可见

忽必烈为水战用汉将汉兵之多矣！）于南岸高地“树起‘北斗旗’为信号”，以示“抢滩”成功。而董文炳也派其弟董文忠用疾划小船返北岸报讯，史载，“忽必烈闻之，急策马下山询问胜况”，并踏镫立于马上，竖起马鞭直指苍穹曰：“天也！”意涵颇深，似不仅仅是指“老天保佑”或“天意如此”，似尚有马背民族对“长生天”之原始崇拜。但不管怎样，一股神秘的力量霎时又激起万千铁骑狂热的欢呼。随之，忽必烈尽显统帅风采，当即挥鞭指令众将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将围城！”也就是说今夜将士们不得脱掉铠甲，以备明日围攻鄂州。同时，又传令汉世侯张柔及严忠济、严忠嗣兄弟立即率众过江，“间道赶赴鄂州，参加围城之战”。

一日之内突破长江天堑，古今少有……

而这似乎只展现了忽必烈天才军事家之一面，尚且有一件事展现了他作为杰出政治领袖的超凡风度的另一面。据史载，他并没有随蒙古大军一起渡江去展示其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蒙哥大汗丧命于此



征服者叱咤风云的气势，而是仍驻扎于长江北岸的浒黄州，一连颁布了数道严肃军纪的命令：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处置；凡是俘获人口者，全部释放……郝经在《青山矶市》中诗曰：“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可以为证。对被俘获的儒士，忽必烈又接受廉希宪之建言，予以“官钱购遣还家”的特殊优待，“所放还的江南儒士竟多达五百余人”。而上述一切均非凭“现代化思维”之杜撰，均有史可考，有史可查。

武略、文韬，已尽显其一代英主之追求……

当然，浩浩渺渺的大江还是要亲自渡过的，因为只要再拿下鄂州就等于重新改写了历史。随之，他便又纳群儒之建言，先派出王冲道、李宗杰、訾郊等三人赴鄂州城下“谕降”，遭拒，又在数日内调兵遣将，彻底完成了对鄂州城的包围。并于城东北头陀峰上建立起五丈高楼，号“压云亭”，直插云天，巍乎高哉。忽必烈登临亭上，纵目以观察城中敌情。好大的气魄！故郝经曾作《压云亭》之诗，以志其状——

重岭绕郭峻，高亭下临鄂。

滕艚断江流，甲骑蹙城脚。

拒命始进攻，铁匝长围合。

顾已无头陀，径欲椎黄鹤。

但毕竟离漠北汗廷越来越远，离“也客蒙古兀鲁思”的权力中枢也越来越远，而且还阻隔着一條蒙古铁骑从未逾越过的滔滔大江，谁知在故乡的茫茫大草原又会发生些什么？

谁料忽必烈竟越来越“忘乎所以”，不但围困了南岸军事要塞鄂州，而且还计划进而攻入南宋的腹地搅他个“周天寒彻”！

难道说，他只顾逞“匹夫之勇”而忘了汗位的重要性吗？

须知，为此草原母地已不存在亲情……

阿里不哥执掌汗廷之图谋不轨

为了恢复历史的原貌，似乎还得从头说起。有史可考，当蒙哥大汗的死讯最初传回草原时，汗都哈尔和林顷刻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甚至还对拖雷家系的汗位正统性产生了怀疑。

也难怪！马背民族只承认成功的英雄……

往事悠悠！蒙哥大汗重振游牧帝国的种种丰功伟绩似都被遗忘了，一时间人们似乎只看到了蒙哥大汗攻不下钓鱼城给汗国所带来的屈辱。况且汗位由窝阔台家系更替而来尚不到十年，随之一些心怀叵测的贵胄也开始煽阴风点鬼火了。流言越来越多，竟有人敢于把蒙哥大汗称为“蒙古战争史上第一个败亡之君”！

可以说，当时的万安宫已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好在大哈敦忽都台虽然资质平庸，但在万分悲痛中尚能明辨大理。她深知单凭自己那几个年轻的儿子是难以力挽危局的，若想保住拖雷家系的汗位，还需倚重大汗的几个兄弟。但忽必烈和旭烈兀均远在他乡，身边只留有幼弟阿里不哥，再加上她又特别迷信“幼子守灶”权，随之便急召来幼弟阿里不哥，公然宣称：蒙哥子孙从此放弃汗位继承权，俱效忠于当今“监国”。唯求差遣皇长子阿速台前去火速迎回大汗灵柩，以使他早日魂归大草原。

似显几分精明，又显几分糊涂……

就这样，阿里不哥也可称得上“临危受命”了，竟不费吹灰之力便糊里糊涂地成了“汗位继承人”。但这位少汗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须知就连平日围绕在他身旁的那帮悍臣悍将也开始疏远他了。也难怪！除忠于蒙哥大汗的勋将仍坚守成都，浑都海仍驻扎六盘山外，大多诸王贵胄均率自己的部众作鸟兽散了。当然骏马要比灵枢快，不久便纷纷返回了草原母地似欲“寻衅闹事”了。而阿里不哥也不敢抗争，竟也认为长兄生前所统率的三路大军确实是“乏善可陈”：东路军塔察儿败了，只好派个兄弟“废王”去抵挡，南路军的统帅兀良合台原本就是他的家臣勋



将也至今未能杀出重围，而长兄自己所亲率的西路军又受阻于钓鱼城最终又饮恨而亡……难怪人家都在责骂：拖雷家族不配称圣祖成吉思汗的子孙！为了维护马背民族至高无上的荣誉，大汗之宝座似又该到轮替的时候了！据史载，就连野心勃勃的阿里不哥也曾为此“惶惶然不可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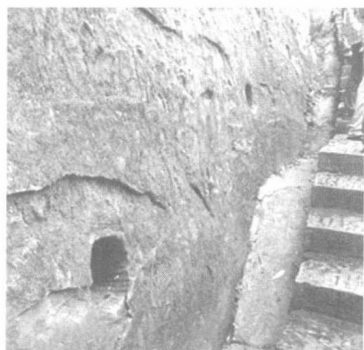
多亏有一位看他自幼长大的汉臣及时进谏

……

此人即伟大母亲唆鲁禾帖尼为幼子请来的“讲读”——真定名儒李璫。他首先对阿里不哥指出，作鸟兽散的诸王贵胄首先就违反了“札撒”，少汗可充分利用“监国”之职怒斥他们“背主弃逃，导致大汗身亡”！不用担心，这些狂吠的诸王贵胄均随征两年，早已筋疲力尽，除了以惊吓谢罪，无力反叛了。阿里不哥听后深以为“然”，李璫遂又向其献上三策：控“怯薛”（即大中军），重南征，缓称汗！最终经过谆谆告诫，这才使得这位“监国”彻底稳住了神儿！由于那些奸佞悍臣尚处于远离汗廷旁观“风云变幻”的阶段，故在师傅李璫的教诲下，阿里不哥在心领神会后竟干得还颇为“有声有色”。他不但动用皇室巨金先后收买了四大“怯薛台”（即大中军之四大将领），而且还以“监国”之名将忽必烈之南征归咎为自己的“战略部署”。尤为重要的是，他甚至竟能强压住自己从小养成的“恃宠自傲”、“骄横跋扈”的暴烈性格，而



清朝时所刻的“钓鱼城”三个字



七百多年前在峭壁上所凿的用于打仗的小洞